

美軍訂定「全球公域介入機動聯合構想」的實踐與挑戰

陸軍上校 蔡文笙

提 要

- 一、美國最新的聯戰概念強調美軍要在全球公域中，其兵力能隨時介入與美國利益有關的衝突地區，以及保有最大機動能力以遂行快速的兵力投射能力。該份文件是美國軍事戰略及遂行聯盟作戰的指南，也是因應「中」俄軍事挑釁下的因應方針。
- 二、美軍「聯合構想」的產生，歷經2008年美國亞太戰略《重返亞洲》的「空海整體戰」的聯戰構想；2012年「亞太戰略再平衡」的「聯戰進軍構想」；2018年《印太戰略》的「聯合構想」等階段。其發展是架構在聯盟戰略之中，以爭取更多盟友加入美國的聯盟戰略，確保美軍在全球公共領域中領先的優勢。
- 三、美「中」大國競爭下「聯合構想」的條件：須具備嚇阻功能、能鞏固與盟軍的團結、擁有更多層級的飛彈防禦系統、能快速投入各戰場的兵火力。
- 四、美國建構新「聯合構想」的挑戰：財政面臨惡化的窘境、海軍造艦能力無法壓制對手、美國對盟邦承諾的信用信度問題、「聯合構想」實踐中的指揮權問題、「中」俄等修正主義國家持續的抗衡等。
- 五、「聯合構想」戰略核心是強化盟邦及夥伴關係，屬於增加美國影響力的手段之一，亦是為抑制中共的勢力擴張。中、美在亞太地區的競爭愈激烈，對區域安全的影響愈加負面，美軍應建構更為周嚴的戰略構想，較能維護在此地區的利益。

關鍵詞：全球公域、聯合構想、西太平洋、聯盟作戰、戰略構想

前 言

2018年美軍訂定的新聯合作戰概念-「全球公域介入及機動聯合構想」(Joint Concept for Access and Maneuver in the Global Common, JAM-GC)(以下簡稱「聯合構想」)是因應美國《印太戰略》

發展下，美國實踐聯合作戰的最高指導文件。該文件是由川普時期擔任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副主席賽爾瓦(Paul Selva)上將簽署定案。¹新的聯戰概念強調美軍要在全球公域中，確保其兵力能隨時介入至與美國利益有關的衝突地區，以及保有最大機動能力以遂行快速的兵力投射能力。該份

¹ 於下頁。

聯合作戰的指導文件至目前為止，仍是美國軍事戰略及其與他國遂行聯盟作戰的指南，也是因應「中」、俄在太平洋地區對美軍進行挑釁的因應方針。

「聯合構想」是新型態的聯合作戰概念，主要是為支持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目標，包括在大國競爭的環境下遏制「中」、俄的軍事挑戰；在陸、海、空、太空、資電等五大領域保持美國優勢；建構更多層級的飛彈防禦系統，防止叛亂國家對美國的威脅；提升美軍在複雜戰場環境下的近程攻擊能力等。上述目標與國防部設定的2030年聯戰構想的目標之一；在全球公域擊敗意圖拒止美國行動自由的敵人，²其戰略設計的邏輯幾乎同出一轍。

關於美國與多國聯盟作戰的關係，美軍是以鞏固傳統的盟邦關係、拓展友邦的夥伴關係、擴大與中共的交往與接觸，發揮美國在此地區的領導中心地位，以遏阻中共國際影響力的上升。³可見，「聯合構想」訂定宗旨，仍是以因應中共軍事威脅而來。基此，本文欲以國際關係攻勢現實主義觀點，探討美軍「聯合構想」在

與大國(中共)競爭時其實踐策略為何，以理解美國在亞太地區遂行戰略部署的著眼與挑戰，上述概念亦是研究本文的主要目的。

攻勢現實主義的重要概念

國際關係攻勢現實主義極為重視大國應擁有絕對權力的主張，此種權力又是以軍事力量的強弱作為象徵，因為軍事力量最能代表一國國力，以及有效掌握國際間權力結構的分布，它更可作為大國外交政策的後盾。另外，攻勢現實主義作為新現實主義的支流學派，除了重視權力的獲得外，更強調權力可作為霸權國操控區域各種力量「平衡」的工具。⁴相關理則分述如后。

一、大國操控權力平衡的邏輯

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處在「無政府狀態」(anarchy)的國際社會之中，亦是在「自助式」國際體系下的主要行為者，因而行使權力有兩項邏輯：權力如何獲得、如何運用權力，因為權力與利益是相互支持的關係。美國學者摩根索

1 Hutchens Michael E., William D. Dries, Vincent D. Bryant, and Kerry E. Moores 著，王建基譯，〈新聯合作戰概念：全球公域介入及機動聯合構想〉(Joint Concept for Access and Maneuver in the Global Commons: A New Joint Operational Concept)，《國防譯粹》，第44卷第7期，2017年7月，頁15-16。

2 曾復生，〈美國國防預算及軍事戰略最新情勢分析〉，《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16年3月17日，〈<https://www.npf.org.tw/printfriendly/15750>〉(檢索日期：2024年9月2日)

3 "USPACOM Strategy," U.S. Pacific Command.At , January, 2013, <<http://www.pacom.mil/about-uspacom/2013-uspacom-strategy.shtml>>(檢索日期：2024年9月2日)

4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p.140.

(Hans Morgenthau)認為權力根源於人性的本質，⁵他甚至認為權力的大小決定了國家追求利益的依據，安全與利益的交相應用，已成為國家運用於外交領域，策略選擇的兩大要素。美國學者華爾志(Kenneth Waltz)認為國家追求權力的動機，是因處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下，為確保安全而需持續累積權力。⁶「權力平衡」作為其對外政策的手段(如何應用的工具)，主要思考對手國(或潛在的威脅國家)是否對其造成威脅或傷及利益，當兩者中的一項出現時，運用「權力平衡」的邏輯，往往成為大國如何達成權力平衡的工具。相較於攻勢現實主義，國家的生存之道是如何累積足夠的權力，以達成全球性的霸權，在此之前霸權的擴權行為與追求利益的意圖，不會停止。⁷可見，攻勢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觀較新現實主義更為積極；是以獲取最大的權力才能遏制區域另一個強權的出現，作為其運作的考量。⁸

二、霸權國運用「代理人」的邏輯

霸權國遂行霸權統治，須減少霸權國遂行權力時的風險與責任，進而達到維

持並操控國際權力結構之目標。⁹攻勢現實主義學者認為，霸權國通常會尋找區域強國，藉由結盟或建立軍事合作方式，使其成為霸權國在區域中的主要代理人，以此制衡區域潛在威脅國的挑戰，從而降低或陷入大國衝突的風險，霸權國使用此戰略的目的，就是儘可能讓霸權國置身境外，直到確有必要時才會介入。¹⁰依此，作為美國權力行使的代理人，他可以是區域的強權國家(例如英國、日本)，也可是區域性集體防衛的聯盟組織(例如北約)。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運用代理人遂行霸權治理時，會出現代理人角色的差異問題。若代理人為單一行為者(例如運用日本牽制「中國崛起」)，美國較易運用策略、物資、人力與財力，建立出與代理人的權力關係。但是，代理人若為兩個國家以上或是為一個組織(例如使用北約制約俄羅斯)，即會出現聯盟維持的困境；如何建構同盟國一致的共識。聯盟機制能否維繫，取決於基本利益是否一致，在共同利益主導下所有成員不僅要支持共識，也應同意一致的決策與戰略措施。¹¹可

5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 (New York NY: McGraw-Hill, 1985), pp. 3-4.

6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 p. 126.

7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5.

8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2.

9 "America's Gains and Losses in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iNEWS, Oct 19, 2022, <<https://inf.news/en/military/1d210edde833cb412434d461ec287f4c.html>> (檢索日期：2024年9月1日)

10 John J. Mearsheimer & Stephen M. Walt, "The Case for Offshore Balancing: A Superior U.S.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 95, No. 4, July-August 2016, pp. 73-7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6-06-13/case-offshore-balancing>> (檢索日期：2024年9月2日)

見，以組織作為霸權管理的代理人，過程中往往需面對成員國的不同意見，以及在分配財力及軍備上，更易出現分歧。因此，霸權國必須運用一切利誘與威逼之手段，設法讓其代理人的利益與美國一致，才能發揮代理人的功能

三、美國運用聯盟戰略的方法

聯盟戰略的運用是霸權維繫其霸業的重要手段之一。美國學者來恩(Christopher Layne)認為在當前全球化國際經濟不斷的深化下，美國的權力是處於不斷下降的趨勢，美國想要以假設他國會扈從(bandwagon)於其權力控制下掌控戰略優勢，讓他國作為防衛美國霸權的前緣，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實為不合時宜之策略。因此運用聯盟戰略實為當前最佳的策略選擇，因為可降低美國與潛在霸權發生公開衝突之危機，美國也可以此避免讓霸權出現衰敗之厄運。¹²美國當前在各個地區建構出的聯盟體系，其運用邏輯即是使用聯盟手段作為維持區域權力平衡的手段。¹³誠如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所言，美國在俄/烏戰爭中

的目的，是要用戰爭拖垮俄羅斯，使其無法再對歐洲構成威脅。¹⁴因而運用北約的軍事聯盟機制，再利用烏克蘭甘於擔任與俄軍對抗的意圖，此種聯盟戰略的運用手段，完全符合美國霸權治理的戰略邏輯。因為，它除了可降低美軍的犧牲，亦可由聯盟國家分擔美國的戰爭風險。

〈全球公域介入及機動聯合構想〉的概述

美軍「聯合構想」的產生，是依據美國在西太平洋與中共對弈下所產生出的概念，此一過程歷經2008年美國亞太戰略《重返亞洲》的「空海整體戰」的聯戰構想；到2012年「亞太戰略再平衡」的「聯戰進軍構想」；再到2018年《印太戰略》的「聯合構想」等階段。三個階段的發展是架構在聯盟戰略的思維中，以爭取更多盟友加入美國的聯盟戰略，以確保美軍在全球公共領域中能維持領先的優勢，以防範欲挑戰美國霸權的「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states)¹⁵。分述如後。

11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p. 206.

12 林宗達，〈國際關係攻勢現實主義理論之評析〉，《朝陽人文社會學刊》，第9卷第2期，2011年12月，頁87。

13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266.

14 Missy Ryan and Annabelle Timisit, "U.S. wants Russian military 'weakened' from Ukraine invasion, Austin says,"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2,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2/04/25/russia-weakened-lloyd-austin-ukraine-visit/>> (檢索日期：2024年9月2日)

15 John Mearsheimer在其《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書中，運用了18個國家的歷史，並以個案分析方式論述大國在追求權力的過程都是採取修正主義的角色。大國無法判定他國是否對其懷有敵意或者是否一定會對其進攻，為了自己的安全與生存大國必須是一個修正主義國家，而且必須具備一定的進攻的能力，才能使國家保有能生存的戰略。See,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p. 32.

一、美國對亞太地區權力「再平衡」的觀點

美國權力再平衡理論的提出，是因美國在亞太地區與中共競爭時，出現權力失衡現象，因而需要採取更多的手段以恢復美國可以控制一切的權力感。國際關係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認為，不同國家遂行權力追逐與力量分配時，國際體系就會產生不同的權力結構，大國間的權力分配往往決定國際體系內部結構力量的分佈。¹⁶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認為國際體系的結構會迫使國家去作進攻性思考，有時甚至採取進攻性的行動。¹⁷因為，結構雖是由大國間的力量分配而形成，但力量的分配則由大國的意圖來決定。¹⁸

上述的權力理論中的「平衡」意涵，意指美國在全球戰略的力量，必須重新分配並置重點於亞太地區，才能維護美國的優勢。由上理論得知，美國當前作法是建立更多的聯盟戰力，並運用「權力平衡」的手段，鞏固其在政治、經濟、外交與安全等各個領域的優勢，以遏制修正主義國家(指中共)的挑釁。

在軍事領域上，美軍認為必須擁有

陸、海、空、資電等五大領域的軍力優勢，方能遏制中、俄兩國的挑戰，以及掌控亞太地區各項資源與國際事務，以維護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據此，美國將持續加重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拉大與中共的差距，以使區域中的權力天秤仍然靠向美國。2021年後，美國國防戰略的首要目標，轉向於大國的競爭方向發展，其中所指的大國為中共與俄羅斯。「聯合構想」戰略設計的假定事項為美國在亞太(或全球)地區，因為美國的軍事能力已感到權力失衡，尤其以來自中共及俄羅斯的挑戰最甚。

二、「聯合構想」的演進

(一)美軍「空海整體戰」的概念

美軍「空海整體戰」(Air-Sea Battle)的設計是在歐巴馬任期，美軍為因應中共在太平洋地區的新挑戰，設計出的聯合作戰概念。¹⁹依據2010年《美國四年期國防總檢報告》中指出，美軍軍事戰略的任務為維護亞太地區的區域安全與經濟利益，美國必須在此地區保有充分的軍力，以保護美國民眾、領土與確保商業航行自由的權力，以及防衛區域內盟邦之安全。²⁰根據上述，美軍的作戰概念要以優勢的聯合

16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 80.

17 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May 1994, p.32-35.

18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21.

19 〈空海一體戰"作戰概念更名進入全球公域並在其中機動的聯合概念〉，《網路日誌》，2015年1月28日，〈<http://blog.xuite.net/jetrul2001852/wretch/302427004>〉(檢索日期：2024年9月2日)

20 於下頁。

作戰效能，聯合地區內盟邦軍事力量，防止中共及其他反美國家遂行「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s Access/Area Denial, A2AD)，以及鞏固美國在此地區盟邦國家的信心。

美軍最初設計「空海整體戰」的假定事項：假設在太平洋的公共海域(common)內，以其擁有優勢的海空兵力即可繼續掌握太平洋上的任何地區。美軍的新戰略是要發揮集中與節約效能；削減地面部隊增強海空戰力為主軸的發展計畫，作戰目的是要嚇阻與遏制中共軍力的擴張，以防止美軍兵力被迫須離開東亞和西太平洋地區。美軍認為，一旦嚇阻中共失敗，必須有效擊毀共軍在西太平洋欲拒止美軍的海空兵力。²¹此一構想的重要支撐就是在亞太地區找出可供美空軍和海軍戰機使用的足夠基地，能讓美軍戰機和船艦可分散配置於各基地。

事實上美軍與共軍在西太平洋若發生衝突，其最大劣勢是因解放軍擁有陸上基地的地理優勢，而美軍則需依靠第一島

鏈上盟國的軍事基地，方能增強戰力。依據美國CSIS智庫進行過多次在西太平洋地區美、中軍事對抗的電腦兵棋推演，美軍幾乎都敗給共軍。²²其中最為關鍵是，美軍在第一島鏈缺乏火力掩護能力，以及基地有效的後勤補給，致使戰力無法持續發揮。因此，美國才會急於在亞太地區不斷擴大聯盟力量、增加基地數量以抗衡中共。

從作戰方式的邏輯來看，「空海整體戰」的假定事項，是預設中共「反介入」軍力會在第一島鏈與第二島鏈之間，阻止美軍航母戰鬥群為主的空海軍兵力。美軍為防範中共的反介入兵力，發展以空軍及海軍的作戰力量、太空及網路戰為主導的「空海整體戰」的戰法。基此，「空海整體戰」的想定設計：全程作戰區分為初始作戰(The initial stage)與後續作戰(Follow-on Operation)兩個階段。²³初始階段的構想是中共以導彈及海空軍兵力向第二島鏈附近的美軍進行攻擊。美軍的戰略部署置重點於「拒止敵軍首次攻

20 Stephen J. Hadley and William J. Perry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Independence Panel), *The QDR in Perspective: Meeting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Needs in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10), xiii, <http://www.usip.org/files/qdr/qdrreport.pdf>. (檢索日期：2024年9月2日)

21 〈空海一體戰"作戰概念更名進入全球公域並在其中機動的聯合概念〉，《網路日誌》，2015年1月28日，〈<http://blog.xuite.net/jetru12001852/wretch/302427004>〉(檢索日期：2024年9月1日)

22 Tony Capaccio, "What-If DC War Game Maps Huge Toll of a Future US-China War Over Taiwan," *Bloomberg*, August 9, 2022,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8-09/what-if-war-game-for-a-us-china-conflict-sees-a-heavy-toll>〉(檢索日期：2024年8月26日)

23 Jan M. van Tol, Mark Gunzinger, Andrew F. Krepinevich and Jin Thomas *Air Battle: A Point-of-Departure Operational Concept*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10), pp.53-80.

擊」(Withstanding the Initial Attack)，美軍將展開主動防禦，藉分散配置的戰機與船艦以抵抗共軍的攻擊。接著運用精準作戰方式對敵軍實施「致盲戰役」(Blinding Campaign)，預計摧毀大部分共軍的指管通情與武器發射載臺系統。²⁴接著美軍採取制壓性戰役(Suppression Campaign)，美軍會以優勢的海空軍兵力打擊中共的接戰部隊，同時奪取戰場的主動權(Seizing the Initiative)」，必須全力制壓中共飛彈陣地，防其重啟空中突襲。²⁵

在完全掌握海空戰場後，美軍將接著展開後續作戰階段；美海空軍將以「遂行持久戰役(Protracted Campaign)、鞏固後方地區安全(Secure Rear Areas)、遠端封鎖作戰(Distant Blockade Operation)與「擴大後勤生產能力(Sustaining Operational Logistics)」等四項行動作為持久掌握戰場的重要手段。²⁶此期間，美軍本土的增援部隊亦將陸續進入太平洋海域與共軍維持持久作戰。由於中共工業極度依賴進口，美軍將在東海、南海和麻六甲海峽，以及其他航道實施「遠距封鎖」，以阻

斷中共軍隊的生命力與作戰持續力，亦可有效抑制中共再反擊的企圖。美軍作戰過程雖有前後兩階段分別，但可同時進行。空海整體戰的概念是直接因應中共A2AD的挑戰，此概念需要軍種間更多的合作與協調，俾使美軍得以干擾敵人的目標定位與指揮網路、在敵人發射飛彈前破壞其載臺，最後則是在敵飛彈命中目標前，先行將其摧毀。²⁷

(二)「聯戰進軍構想」的發展

「聯戰進軍構想」(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 JOAC)的戰略措施，為太平洋司令部欲強化區域聯防及同盟作戰的一種作戰方式，也是針對歐巴馬總統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新增添的若干作戰概念。²⁸2014年秋，美國各軍參謀長同意修正「空海空整體戰」，增訂為一種權威性聯戰構想，並成為聯戰進軍構想的全新概念。它除了強調美軍海空聯合作戰的重要性外，更重要的是必須擴大陸、海、空、陸戰等聯合作戰能力，同時也要納入資電與太空戰等要素。美國這一切的準備都是因應區域安全的主要挑戰者-中共。

24 James Mulvenon, Muay Scot Tanner, Michael Chase, David Frelinger, Matin Libicki, Kevin L. Pollpete 等著，國防部譯，《中共對美國軍事變革之反應》(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9年)，頁104-107。

25 〈空海一體戰"作戰概念更名進入全球公域並在其中機動的聯合概念〉，《網路日誌》，2015年1月28日，〈<http://blog.xuite.net/jetru12001852/wretch/302427004>〉(檢索日期：2024年9月1日)

26 同上註。

27 Gen Norton A. Schwartz, USAF, and ADM Jonathan W. Greenert, USN, "Air-Sea Battle: Promoting Stability in an Era of Uncertainty," The American Interest, February 20, 2012, 〈<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2/02/20/air-sea-battle/>〉(檢索日期：2024年9月4日)

28 洪銘德，〈美國重返亞洲政策之研究〉，《全球政治評論》，第51卷，2015年，頁152-154。

但是美軍無意建立像冷戰或一次大戰前那種會引發戰爭的軍事同盟。

美軍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里爾三世(Samuel Jones Locklear III)上將強調：「中共在這些年的快速發展，會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安全問題，或是全球安全夥伴，這取決於你如何看待中共。」²⁹2014年以後，美軍遂將戰略重點轉向東南亞地區，在此地區以維護美國的領導地位與廣泛的國家利益為主。由於，東南亞地區恐怖主義的猖獗與「中國崛起」等問題已對美國造成嚴重威脅，所以美國必須加強與東協國家的關係，這些作為都可看出美國亞太戰略「再平衡」的場域，已擴大到整個亞太地區。

從美軍《聯戰進軍構想》的作戰假定觀察；它是將中共定位在公共海域地區能與美軍相互角力的軍事強權，美國儼然承認在與中共對抗時，中美的力量已趨向於勢均力敵之勢。³⁰美軍認為必須妥善運用盟邦國家力量，整合出各種可行方式，具體落實在該準則中，才能在面對中共「反介入」戰略時，仍能保有絕對優勢。《聯戰進軍構想》勾勒出的作戰圖景：是要運用不同領域的戰力以達到無縫銜接的目標，而且著重於聯合作戰中更為彈性的

聯合編隊，其部隊的組成來自於美國的陸、海、空軍與陸戰隊的作戰序列並結合盟邦國家的三軍部隊，以建立能因應敵方可能採取「非對稱作戰」方式的各種作戰型態。³¹誠如該文件指出的「未來的聯合部隊將善用跨領域組合(cross-domain synergy)，以強化各項戰力效能，彌補其他戰力之不足」。³²對此，美國必須強化東南亞與澳洲的聯結。美軍與澳洲已維持了長期的軍事聯盟與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而澳洲與印尼也是美國長期的盟友，美、澳、印的合作對美國戰略再平衡將可增添不少新的力量。³³

(三)「聯合構想」的作戰概念

1.「聯合構想」提出的背景與目的

2018年美軍「聯合構想」的提出，標誌著美軍面對亞太地區的新挑戰，必須有新的作戰概念。美軍為實現在各個領域的優勢，亦須擁有符合時代需求的作戰部隊及可因應挑戰與威脅的新作戰概念。「聯合構想」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讓美軍在全球公域中保有行動自由的主動權與控制權。美軍所謂的全球公域，認為此地區不屬於任何一國的空、海、太空及網路空間區域。其中的陸地不屬於全球公域，因為所有適合居住的陸地均為各國或國家實體

29 〈美推「戰區拓展」強化亞太戰略聯繫〉《青年日報》，民國102年11月11日，版5。

30 James R. Holmes, 童光復譯，〈反介入的世界：美國不容迴避的挑戰〉，《國防譯粹》，第39卷9期，2012年9月，頁51。

31 同上註，頁53。

32 同上註，頁53-54。

33 〈美澳2+2會談聚焦區域安全〉《青年日報》，民國102年11月20日，版5。

所擁有。³⁴「聯合構想」的目標為應處當前、未來十年、甚至更長更遠的反介入/區域拒止之威脅，確保美國在全球的軍力優勢。³⁵實際上，它是美國國防戰略實踐的方式與手段。

2. 「聯合構想」的重要內容

「聯合構想」屬於聯盟戰略層次，執行上為國家戰略中執行戰爭的層次，也是遂行同盟作戰的手段。「聯合構想」的三大目標為；確保美軍在全球各個領介入時的行動自由；滿足在與各大國的競爭環境中的各項需求；在與叛亂國家對抗時找出威脅演化的新能力。執行上，他又是軍事戰略運用的手段。³⁶

「聯合構想」三大目標的設計主要是為因應在亞太地區盟邦國家的憂慮和反彈。近年來，美國在亞太的主要盟邦-韓、澳等傳統盟友以及東南亞國家，對美國在全球維護領導權與地區的秩序感到懷疑。甚至對美國是否有信心維護區域的穩定，深感疑惑。³⁷2015年美國國家軍事戰略中提出：「透過強調相互尊重，美國將

擁有更符合戰備且更有彈性的聯合部隊。從擴大與同盟國家的信任關係，才能找出重要的指導原則與政策，俾促進聯合部隊人際或跨組織信任的政策與計畫的形成。」³⁸顯而易見，美軍藉「聯合構想」意圖整合陸、海、空、太空、資電等五大領域的作戰能力，並為同盟國家的合作創造出新的能力。惟「聯合構想」的實踐，仍有賴美國對盟國的承諾。

3. 「聯合構想」下各軍種的整建目標

「聯合構想」是為強化跨軍種、全領域整合之兵、軍、多國軍隊，恢復和軍種的全方位戰備能力，以確保美軍在全球公域行動之行動自由。各軍種的整建目標分述如後。

(1)陸軍：美陸軍把原本在全球的反恐任務，轉變到對更大威脅的聯合作戰效能的提升。它是要充分運用本土與海外的各個作戰訓練中心，提高實戰能力。此種作法是藉由通過增加人員、調整部隊結構、加強與盟國地面作戰部隊的合作方式，增強應付各項威脅的應變能力。³⁹尤

34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 JOAC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uary 2012), p. 1.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JOAC_Jan%202012_Signed.pdf〉(檢索日期：2024年9月1日)

35 Hutchens Michael E., William D. Dries, Vincent D. Bryant, and Kerry E. Moores著，王建基譯，〈新聯合作戰概念：全球公域介入及機動聯合構想〉，頁22。

36 同上註，頁15。

37 〈警惕全球介入公域理論〉，《壹讀》，2015年10月22日，〈<https://read01.com/zh-tw/KB23o0.html#WnATF66Wapo>〉(檢索日期：2024年9月2日)

38 CJCS Instruction 1800.01E, Officer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Policy (Washington, DC: The Joint Staff, 2015), pp. 23.

39 Jim Garamone, "DoD Official: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Will Enhance Deterrence".

其在西太平洋地區各領域與潛在敵軍競爭時，必須擁有並確保整體嚇阻的效能，而地面兵力運用的關鍵，是有效及快速機動的執行，以及分散式指揮與管制。兵力在向第一、第二島鏈投射時，陸軍的指揮機構可持續整合夥伴或盟邦國家，並將渠等力量分配到美國地面作戰的戰鬥序列之中。⁴⁰

(2)海軍：美海軍因增加在西太平洋的巡弋能量，必然增加保修與維護的能量，因而應加強盟邦國家的維修能力，以作為美軍的後勤能量。⁴¹各艦艇也因減少長期的保養儲備能量，持續執行優化艇隊的反應能力，提升在海上較長期的戰備能力。美海軍須強化與盟軍海上合作，共同執行傳統與非傳統作戰的能力，以共同維護在各個重要海上通道的自由航行權。⁴²

(3)海軍陸戰隊：將持續加大對陸戰隊各單位一級訓練的演習資金的支持，尤其要加強與海軍、陸軍的陸空特遣隊「一體化」的訓練與演習，提高實戰化能

力，以因應各種不預期的威脅。⁴³陸戰隊在亞太地區的作戰模式是採用分散式作戰(Distributed Operations)以為海軍提供有效的戰鬥支援，因而在未來戰場上陸戰隊應聚焦在空域整合、資訊環境作戰與海上兵力投射等能力，打造靈活擊殺鏈，維繫陸戰特遣隊的兵火力優勢。⁴⁴

(4)空軍：空軍的重點投資將以達成全方位作戰能力為目標。為達此目標，空軍將以A.圍繞「飛行小時計畫；B.武器供應系統供應與維護；C.訓練資源的有效運用；D.關鍵技術的獲得；E.平衡部署力量與駐止力量的比例等五大項次。空軍需能達成掌握領空、整合各個軍種的聯合作戰能力為宗旨。⁴⁵簡言之，美空軍下一代制空計畫以發展載人戰機、無人護航機及其他機型的混合機隊，因計畫內容涉及高科技，外界難以一窺全貌，但是空軍建軍計畫將重視性能提升與裝備維保等領域，而不是發展全新專案。⁴⁶

40 Xavier Brunson著，章昌文譯，〈美陸軍多領域作戰思維〉(Operating Differently: 1 Corps Test 6 Purpose-Driven Pillars to Meet Demands of Multidomain Missions)，《國防譯粹》，第50卷第4期，2023年4月，頁57。

41 William James and David BrunnstromUS, "UK, Australia consider Japan's cooperation in AUKUS security pact," REUTERS, April 9,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uk-australia-considering-cooperation-with-japan-aucus-pact-2024-04-08/>>(檢索日期：2024年9月2日)

42 Jim Garamone, "DoD Official: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Will Enhance Deterrence".

43 Jim Garamone, "DoD Official: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Will Enhance Deterrence".

44 Kyle T.Gannon著，趙炳強譯，〈美陸戰隊火協教官教育展望〉(Advancement of Fires Education - Professinoalizing the Community)，《國防譯粹》，第50卷第5期，2023年5月，頁73。

45 Jim Garamone, "DoD Official: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Will Enhance Deterrence".

46 John A. Tirpak著，蕭光霽譯，〈美軍軍下一代制空計畫〉(Piecing Together the NGAD Puzzle)，《國防譯粹》，第50卷第1期，2023年4月，頁4-6。

美「中」大國競爭下的「聯合構想」

2018年以來，美國的國防戰略已從反恐作戰任務調整為大國競爭，主要是為因應大規模的非正規作戰，美軍必須具備全般性的能力，才有辦法應付全球的動亂。另外受制於財政的困窘，不得不作出調整。受制於非正規作戰方式的廣泛運用，其兵力的調適與所需花費的成本都不斷增加，尤其須因應變化萬端的狀況，更需保有一些技術上屬於高規格的人才，例如航空、軍事情報、未爆彈處理及特戰能力等。⁴⁷美軍將保持為與大國的競爭態勢，藉由國際合作的方式來處理各地區的挑戰。

一、「聯合構想」戰略中的嚇阻功能

美國建構嚇阻戰力的目標主要在威嚇阻具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國家(大多為叛亂國家)，遏制其發展軍事挑釁的能量。戰略理論家謝林(Thomas Schelling)將嚇阻關鍵特性描述為「透過有效動用軍事武力的威脅，巧妙地達成不使用武力」⁴⁸學者費雷德曼(Lawrence Freedman)提出「戰略性壓制」(strategic coercion)的概念，實為嚇阻理論的延續。費氏認為所謂

的戰略性壓制乃決策者謹慎而有目的地使用明確的威脅手段，以期影響對手的戰略行為。⁴⁹上述邏輯為美國「聯合構想」戰略的嚇阻概念。

美國發展新的嚇阻力量包括：一、有效的衛星定位、導航系統；二、大噸位無人水下軍事行動載具，應對敵國潛艦構築的「海底長城」；三、測試高速遠距精準攻擊武器如X-37B太空無人戰機，以及X-51A高超音速飛行器；四、研發武器庫飛機，以大型空中平臺，投射大量不同種類傳統武器，並由F-35等第五代戰機負責導引突穿任務；五、大規模量產高超音速精準炸彈；六、部署低成本無人機作戰偵察系統；七、運用GPS制導智能炸彈與雷射導引精準炸彈；八、研發海基與陸基電磁軌道炮，以及空基雷射武器，建構低成本高效能的飛彈防禦系統；九、強化維吉尼亞級核攻擊潛艦酬載模組，從垂直發射12枚戰斧巡弋飛彈增加到40枚飛彈能量；十、發展車載網路無線電系統，應對通信衛星失效環境等十大能力。⁵⁰美國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威拉德(Robert F. Willard)上將指出：「展現可靠戰力可有效嚇阻欲阻擾亞太地區安全環境或威脅美國友邦與盟國的威脅。」⁵¹可知，美軍新武器的建

47 Stephen Watts J Michael Polich and Derek Eaton著，周茂林譯，〈美軍應維持非正規作戰能量〉，頁12-14。

48 Thomas Schelling, "Toward a Theory of Strategy," Rand Corporation, Arlington, VA, 1959, pp. 8-9.

49 Lawrence Freedman, Strategic Coercion: Concepts and Cas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5-36.

50 曾復生，〈美國發展抵銷戰略的虛實〉，《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16年6月13日，〈<https://www.npf.org.tw/3/15912>〉(檢索日期：2024年9月1日)

置，是為了達成嚇阻叛亂國家的挑戰。

二、維持與盟軍的團結遏止中共威脅

美國聯盟戰略的重心為架構在地緣政治的戰略運用，目的是與盟國建立防禦體系，拒止中共軍力的擴張，藉由提供盟國足夠的防禦性武器與作戰能力，使盟國認為挺身與美國共同抗禦中共，實為明智之舉。⁵²相對的，美國須想方設法阻止中共建構所想要稱霸的聯盟體系，嚴防盟邦或友邦國家對美國失去信心。具體構想是在亞洲地區建立一個類似北約，且能執行集體安全的聯盟組織，例如拜登政府於2023年在美國大衛營邀請日、韓元首，舉行三國高峰會、建立共同安全機制、增加三國共同聯合軍演等。⁵³美國意圖是先建立與各個盟國相互的信任，且能形構成各國都有的共同威脅，如此較能使多邊的聯盟機制建構而成。因此，美國的戰略重心是以印太司令部為中心，整合各盟邦與夥伴國家的武裝力量，包括日本、南韓、澳洲、菲律賓和臺灣，以提高集體反應力量，⁵⁴共同對抗中共的稱霸聯盟體系，維

繫美國的安全與經濟秩序。

三、「聯合構想」須建構具備「應即作戰」條件的軍隊。

美軍「聯合構想」所欲建構的部隊，必須具有充分規模及足夠能因應動亂作戰期程的軍隊。規模的大小及期程長短的算計，並非以部隊的數量來估量其規模，反而必須將其視為一種概念且為一項工具，探究美軍在衝突中的作戰需求並自我改進，以面對各種不同的挑戰。因此，新聯戰構想的部隊，必須具備一支數量足夠且保有彈性的部隊，同時又能立即因應各式各樣的威脅。⁵⁵

未來，科技在美軍的新聯戰運用時會不斷擴展，在國防預算縮減之時，美軍將藉機器及火力以取代人員的方式，以尋求摺節預算。美軍理解不能過度相信科技的能力，否則會重蹈美軍在越南戰場上的戰術停滯，也可能會成為敵人可以利用的弱點。未來聯合作戰的發展趨勢是沒有止境的。套用美國軍事專家埃克薩姆(Andrew Exum)的話：「我不知道未來的

51. 孔傑榮，〈中美關係的危險地帶〉，《中國時報- only perception》，2012年12月11日，〈http://only-perception.blogspot.tw/2010/12/blog-post_11.html〉(檢索日期：2024年9月2日)

52. Elbridge Colby, "A Strategy of Denial for the Western Pacific," Proceedings, Vol.149 /3/1,441, March 2023, 〈<https://www.usni.org/magazines/proceedings/2023/march/strategy-denial-western-pacific>〉(檢索日期：2024年9月1日)

53. Trevor Hunnicutt, David Brunnstorm, Hyonhee Shin, "US, South Korea and Japan condemn China, agree to deepen military ties," REUTERS, August 19,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south-korea-japan-agree-crisis-consultations-camp-david-summit-2023-08-18/>〉(檢索日期：2024年9月1日)

54. Nancy Bernkopf Tucker,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39-244.

55. Thomas X. Hammes, The Sling and Stone: On War in the 21st Century (N.Y.: Zenith Press, 2006), p. 195.

衝突將是什麼，可能是任何人們都不擅長的事物。假如我們無法遂行『反叛亂』(counterinsurgency)，那就是反叛亂；假如我們無法掌控網路，那就是網路」⁵⁶所以，美軍未來的建軍規模與組織是以任務的需求來建立，而非建構一支無法預知未來威脅型態的傳統部隊。

四、建構更多層級的飛彈防禦系統

美國為因應中共與俄羅斯在中程飛彈及核子武器的威脅與挑戰，美軍刻正加強該區域安全的重要性。太平洋地區的防空體系仰賴美國與盟國建立區域型的防空系統，以防止吸氣式飛彈與彈道式等兩型飛彈的威脅。此種戰力的建構有賴各軍種、盟國、戰場防禦系統與即將獲得新系統之間的協調。以此為基礎，另結合戰區內所有可用防禦部隊的相互支援，俾可隨時提供可維持美國及盟國人員之防護。⁵⁷

然而，美軍在第一、第二島鏈的中程飛彈基地與飛彈數量卻始終無法快速趕上「中」俄的能力。為弭補其兵力與基地能力，美軍在2022年提出「火力之環」的戰略構想。⁵⁸該計劃是運用不同飛彈種類，部署在亞太地區各個盟邦的軍事基

地，依此建構出內環、中環、外環等三個環狀的飛彈控制區。

美軍「火力之環」的設計構想；依美國飛彈在印太地區的打擊能力，以及中共解放軍中程飛彈數量，以及如何彌補這些差距的軍事需求。⁵⁹其中內環可以容納射程高達1,000公里的中近程飛彈系統，內環含蓋範圍從日本到菲律賓的一系列島嶼；中環擴充到從1,000到3,000公里的中程飛彈系統，中環部分因無法尋覓適切地點；印太地區因缺乏部署地點，因而不得不傾向於發展遠程飛彈系統，外環射程在3,000至5,500公里之間的飛彈，包括在關島和阿拉斯加等美國領土上部署遠程飛彈，也含蓋印太區的亞加迪西亞島、澳大利亞北部等地。⁶⁰美軍計畫運用內環及外環的中、遠程飛彈陣地，建構出多層次的火力網。

另外，美國早已在南韓除了建置了如同在日本的陸基型與海基型的飛彈防禦系統，更在2018年完成4套薩德系統(終極高空區域防禦，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的建置。美軍在韓部署薩德，會將美國沿第一島鏈「對中

56 Thomas X, Hammes, *The Sling and Stone: On War in the 21st Century*, pp. 198-201.

57 〈抵消解放軍飛彈「主場優勢」，美共和黨議員提案：打造「太平洋火力環」〉，《新新聞網》，2023年7月14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4831083>〉(檢索日期：2024年9月2日)

58 〈抵消解放軍飛彈「主場優勢」，美共和黨議員提案：打造「太平洋火力環」〉，《新新聞網》，2023年7月14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4831083>〉(檢索日期：2024年9月1日)

59 薛小山，〈美議員籲聯手盟友打造太平洋"火力環" 環環相扣抵消中國飛彈主場優勢〉，《美國之音》，2023年7月15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us-rings-of-fire-indo-pacific-missile-strategy-to-deter-china/7181972.html>〉(檢索日期：2024年9月1日)

60 薛小山，〈美議員籲聯手盟友打造太平洋"火力環" 環環相扣抵消中國飛彈主場優勢〉。

共圍堵式的反導弧」推到島鏈之內，對中共威脅加倍。⁶¹尤其，薩德的雷達系統可補充美國防禦中共導彈的預警體系，更容易讓更多的亞太國家願意為美國提供觀測陣地，增強其對美國戰略結盟的信心。綜言之，美國的新聯戰概念必須整合太平洋地區各盟國的陸基、海基及飛彈防部隊，係由許多感測器、攔截機、愛國者(Patriot)防空飛彈系統及美海軍神盾級(Aegis)的海基飛彈防禦系統，構成的多層防護網，才能有效遏止北韓與其他國家的導彈威脅。

五、提升在複雜戰場環境下的打擊能力

針對未來空天一體的作戰需求，聯戰的新概念與新戰法，將運用對未來防空反導作戰方面。美空軍將改裝老舊轟炸機或運輸機，成為可攜帶大量精確制導的飛彈「彈庫機」，以協同五代戰機作戰，對重要目標實施遠程防區外打擊；研發五代戰機的短程作戰能力、第四代無人機的協同作戰。充分發揮各自優勢，增強空戰殺傷能力。「無人機」的作戰能力提升，將顯著提升複雜環境下突破敵防空系統能

力。⁶²美軍新聯戰的空戰概念，把空戰能力分散部署於大量互相操作的有人和無人平臺，形成作戰體系；發展海上分布式打擊，使更多的水面艦船具備更強的近、中、遠程火力打擊能力，形成絕對火力壓制。

美國建構新「聯合構想」的挑戰

美國建構新聯合作戰構想是為因應中共在各個領域崛起速度過快，在軍事上所採取的遏制策略。然而，美國遏制中共發展的構想中，仍出現若干能力不足或外在環境的挑戰，尤其是聯盟國家對美國產生信心不足的問題，更是美國發展其聯合構想的最大的隱憂，美國的挑戰如下。

一、美國財政惡化

美國自二次大戰以來，公認為全球最強的軍事霸權，其為維護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基業，每年國防預算都不斷增加，2024年美國防部發布其2025年國防預算已高達8,900多億美元。⁶³高額の軍費支出必然對其建軍與聯盟作戰帶來左支右絀的現

61 丁丁，〈中國在薩德問題走火入魔，暴露什麼〉，《端傳媒》，2017年8月1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801-opinion-dingding-thaad/>〉(檢索日期：2024年9月1日)

62 〈防空反導系統發展動向與趨勢〉，《壹讀》，2016年1月13日，〈<https://read01.com/QJ0e6e.html#.WnELp66Wapo>〉(檢索日期：2024年9月2日)

63 〈拜登政府尋求適度增加創紀錄的8952億美元2025財年國防預算〉，《rfi》，2024年3月12日，〈<https://www.rfi.fr/tw/%E5%9C%8B%E9%9A%9B/20240312-%E6%8B%9C%E7%99%BB%E6%94%BF%E5%BA%9C%E5%B0%8B%E6%B1%82%E9%81%A9%E5%BA%A6%E5%A2%9E%E5%8A%A0%E5%89%B5%E7%B4%80%E9%8C%84%E7%9A%848952%E5%84%84%E7%BE%8E%E5%85%832025%E8%B2%A1%E5%B9%B4%E5%9C%8B%E9%98%B2%E9%A0%90%E7%AE%97>〉(檢索日期：2024年9月1日)

象，也漸漸影響其霸權地位的牢固。

依國際政治「霸權移轉」的理論，一般霸權的興衰可歸納為兩類，其一為霸權的絕對衰弱，霸權因內部管理不善，力量分散造成自身經濟、軍事、政治實力衰敗；其二是霸權的相對衰弱，指次要霸權國家的發展力量，趕上霸權國家。⁶⁴美國當前財政債務已高達31.5兆美元，國防支出雖高居全球之冠，但在雨露均霑、平均分配到五大戰區的花費，美軍在亞太地區籌措軍費，強化盟國軍備的力度，顯得力不從心。

二、海軍造艦能力無法壓制對手

當前美海軍面對的困境，美國造艦能力遠遠落後於中共。美海軍現有船艦的總噸位數雖大於解放軍，但美艦平均年齡都超過30年，在第一線服役的艦艇必須定期回港保養，礙於修補船艦的船塢與造艦能量無法滿足現有需修護能量，導致許多戰艦無法獲得及時的修護。因此，美國正積極尋覓盟邦的合作，其中又以日、韓因具備造船、維修艦艇的巨大能量，美國正結合渠等的造艦能力，以此可縮減美軍第7艦隊船隻須回國進廠保養的時間，⁶⁵此舉必然可增加美海軍裝備的妥善率，及其與盟邦的海上巡弋能量。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造艦與修護能量的不足，美海軍已不易造出新型戰艦，以壓制中共的新型作戰

艦，美軍在太平洋海軍兵力已出現失衡現象，這也是美國當前首須加強化的弱項，因此強化其與盟邦國家海上兵力的結合，對美國海軍任務的執行極為重要。

三、美國對盟邦承諾的信用信度問題

近十年來，中共不斷藉由「一帶一路」倡議與經貿優勢，拉攏東南亞、南亞及南太地區的島國，上述地區許多原屬於美國的夥伴國家，紛紛向中共靠攏。中共不斷運用經濟、外交等手段，分化美國盟邦的信心，一旦美國原有的盟邦或夥伴國表達不在美、「中」之間「選邊站」，意味著美國在第一、第二島鏈的盟國將漸漸對美國失去信心，美國在此區的影響力也會逐漸下降。中共兵力一旦跨過第一島鏈，美國第二、三島鏈甚至整個太平洋地區的防禦陣線都將瓦解，對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軍事與安全利益形成威脅。

不可否認，美國在實踐其在西太平洋的聯盟作戰發展過程中，會遭遇許多挑戰，例如財政困境導致國防建設不如預期，間接的難以鞏固住盟邦或夥伴國家的信心。再者，美國的海、空兵力恐無法壓制快速崛起的解放軍，尤其是海軍造艦能力與艦艇數量，美國的盟友因盱衡美「中」實力，以及持續作為美國盟友可能帶來的風險，因而會選擇「避險」方式，不願意承擔對抗中共的責任。因此，美國

64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臺北市：五南，2010年），頁258。

65 John Geddie and Tim Kelly, "U.S. wants Japanese shipyards to help keep warships ready to fight in Asia," REUTERS, January 19,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us-eyeing-japanese-shipyards-warship-overhauls-says-us-ambassador-2024-01-19/>>（檢索日期：2024年9月1日）

在團結其盟友與中共進行軍事爭鬥時，也應該考慮潛在的事態發展，做出讓盟友感到安心的措施，才能提升其在亞太地區的同盟戰力。

四、「聯合構想」的指揮權問題

美國國家戰略的四大核心利益為保護國土安全；促進美國繁榮；以實力維持和平；提升美國的影響力。美軍的「聯合構想」即是以實踐上述四大利益為其主要目標。然而，美軍各軍種執行「聯合構想」經常會出現指揮權歸屬的紛爭。例如，2010年美軍「空海一體戰」聯戰構想的提出，發生應由「誰負責指揮的」爭論問題，因而對整體戰力的整合出現罅隙。

美軍「聯合構想」的假想敵人仍是中共、俄羅斯等修正主義國家，以及北韓、伊朗等欲挑戰美國的叛亂國家為對象。美國如何反制上述挑戰者的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聯合構想」的實踐包括建立局部空中和海上優勢，及各個重要海峽的海上通道，以支持後續部隊的部署和戰區戰役行動等。無疑地，聯合作戰指揮權問題的釐清及責任歸屬，仍將是未來執行聯盟作戰的關鍵要素。

五、修正主義國家持續的抗衡

依據傳統國際關係「權力平衡」理論，強權國家所要追求的目標就是在國際體系中能夠永續經營其王國事業。所以極

大化追求權力與國家安全，正是維繫其霸權地位的必要之道，⁶⁶因而對「修正主義國家」的防範，實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主張。⁶⁷美國在亞太地區將中共與俄羅斯列為欲挑戰區域原霸權(美國)的修正主義國家。美國必須有效控制崛起強權，美國的安全才能獲得保障。然而，國際社會中不存在現狀滿足的國家，因為現狀永遠無法確定，實無法滿足於國家的需求，國家只有不斷的尋求各種方法與手段增加權力，讓己方處於有利地位。⁶⁸

過去一段時間，美國因輕忽中共作為「修正者」的企圖，未提早思考與因應中共崛起的全方位策略。美國認為蘇聯的瓦解是歷史的終結，或者是以國際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獲得的最終勝利，它包括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但美國並沒對中共崛起進行戰略再評估，因為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共是不會滿足於一個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美「中」競爭對亞太地區勢必會造成新的摩擦，兩國之間如何維持權力平衡，恐將影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部署。如同米爾斯海墨所認知世界唯一的霸權國家(美國)，仍需與區域大國存在一定的平等關係，而非主宰(控制)的關係。區域大國(中共)若掌握住絕對的權力，就會建立起依此強權為中心的國際秩序，而對那些不服從強權建立起秩序的「修正主義

66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31-34.

67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32.

68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p. 34-36.

國家」，強權的主要目標就是要設法遏制其挑戰的意圖。⁶⁹ 基此，美國欲維護公域上的權益，須持續受到「中」、俄等國家抗衡的意圖與行為。

結 論

「聯合構想」的層級為聯盟戰略的國家戰略；也是聯合作戰的軍事戰略層級，主要目標是為對抗中共在西太平洋的威脅而來。目前，中、美之間的競爭關係為一種低強度的軍方鬥爭，聚焦的目標仍以經濟為主，雙方會以擴大本身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為目標。美國學者芮效儉 (James Stapleton Roy) 指出「中共不是美國的有敵意對手，美國的政策也不是要讓中共成為有敵意的對手。但是，冷戰後西太平洋地區保持軍事平衡，而中共快速崛起和更大雄心可能挑戰美國在西太平洋的絕對統治地位，從而形成更令人擔憂的競爭性態勢。」⁷⁰

美軍當前國家戰略為運用盟邦國家力量，整合出各種可行方式，以保有絕對優勢。「聯合構想」勾勒出的作戰圖景：是要運用不同領域的戰力以達到無縫銜接的目標，而且著重於聯合作戰中更為彈性的聯合編隊，其部隊的組成來自於美國的陸、海、空軍與陸戰隊的作戰序列並結合

盟邦國家的三軍部隊，以建立能因應敵方可能採取「非對稱作戰」方式的各種作戰型態。⁷¹ 誠如「聯合構想」文件指出「未來的聯合部隊將善用跨領域組合 (cross-domain synergy)，以強化各項戰力效能，彌補其他戰力之不足」。⁷² 所以，美軍「聯合構想」戰略的核心是強化盟邦及夥伴關係，屬於增加美國影響力的手段之一，相對的是為抑制中共在此地區的勢力拓展。中、美在亞太地區的競爭愈激烈，對區域安全的影響愈加負面，美軍應建構更為周嚴的戰略構想，較能維護在此地區的利益。

作者簡介

蔡文笙上校，陸軍官校92年班、陸軍學院103年班、戰爭學院109年班。曾任連長、陸軍司令部教參官、營長、國防部情次室情參官。現為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研究生。



69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29.

70 〈芮效儉：歐巴馬亞太再平衡誤傳訊息〉，《今日報導》，2013年11月9日，<<http://herald-today.com/content.php?sn=7246>> (檢索日期：2024年9月2日)

71 Jim Garamone, "DoD Official: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Will Enhance Deterrence".

72 Jim Garamone, "DoD Official: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Will Enhance Deterrence".